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擇言卷三十五 三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呂璠

大易擇言卷三十五

上元程廷祚撰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正義會稽虞氏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繫彖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

辭者也

穎川韓氏曰夫八卦備天下之理而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動用則爻卦之義所存各異故爻在其中矣

括蒼龔氏曰彖者一卦之成體也故天下之賾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鼔天下之動則

動在其中矣卦則兆于成列而備于重爻則兆于變而備于動故吉凶悔吝生焉

鄭氏曰卦始于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内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而爻在其中矣

愚案八卦成列自有六十四卦因而重之自有三百八十四爻爻之剛柔相推自足以言天下之變繫辭而命之自足以鼔天下之動此在其中之義至

于有辭以鼓天下之動則占與不占皆在其中矣

通論　紫溪蘓氏曰動在其中虞翻謂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此說極是此動字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易之辭原是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即動在其中之說非當動卦爻之謂也本義以為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此辨之

存興　紫陽朱子曰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

愚案說卦傳舉八卦皆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為次

所謂成列者蓋即如此朱子之說出于陳邵二家

于易无所考證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

時者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

退之象所謂趣時剛柔兩個是本變通便只是往

來者

折中曰凡天下之吉凶悔吝皆生于人事之動故易中

有吉凶悔吝之辭而動在其中

愚案剛以統柔柔以承剛二者並重易之大端故曰

立本然卦爻中所値之時不能皆正則變通以趨

之變通云者非枉道以求濟也欲剛柔之无失其

正而已學易者宜明此義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

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辨正 或問吉凶貞勝一段橫渠說如何朱子曰說貞勝處巧矣却恐不如此只伊川說作常字甚佳易傳解此字多云正固固乃常也

餘論 高氏萃曰天常示人以易地常示人以簡雖陰不能以不慾陽不能以不伏而貞觀之理常自若也日明乎晝月明乎夜雖中不能以不昃盈不能以不

食而貞明之理常自若也天下之動進退存忘不可以一例測然而順理則裕從欲則危同一揆也惠廸之吉從逆之凶无二致也是則造化人事之正常即吉凶之貞勝豈可以二而求之哉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正義　横渠張子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于未形故曰爻

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

折中曰此節彖剛柔立本變通趣時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乾坤者剛柔之宗也乾坤定位而變化不窮矣然其所以立本者一歸易簡之理所謂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萬古不易者也

餘論 愚案易簡即上文所謂一也乾曰易坤曰簡此乾坤各得之一也而爻效此而爲爻象像此而爲象則

易簡之外无所謂乾坤乾坤之外无所謂道而亦无所謂易可知矣大傳之言章明如是而後人紛紛欲加太極于乾坤之上又謂陰陽不得為道至于談象之家穿鑿傅會无所不至而皆昧于效此像此之義噫此易道之所以不明也

平菴項氏曰爻彖動于蓍策之中吉凶見于辭命之際故謂爻彖為内吉凶為外

愚案爻象動乎内承上文效此像此而言則内乃直

指乾坤易簡吉凶之所由出文象之所由立也至吉凶見乎外則內之文象出而爲外之文象矣項氏謂動于蓍策之中似覺未確

右第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正義 崔氏憬曰言聖人行易之道當須法天地之大德寶萬乘之大位謂以道濟天下爲寶是其大寶也夫

財貨人所貪愛不以義理之則必有敗也言辭人之樞要不以義正之則必有辱也百姓有非不以義禁之則不改也此三者皆資于義以此得之得其宜也故知仁義聖人寳位之所要也

童溪王氏曰聖人所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仁德之用也義所以輔仁也理財如所謂作網罟以佃漁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貨以交易之類是也正辭如所謂易結繩以書契百官以

治萬民以察是也禁民爲非如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剡矢弦弧以威天下是也

平菴項氏曰聖人之仁即天地之生大寶曰位即崇高莫大乎富貴也自此以下以包犧氏神農氏黄帝堯舜氏實之皆聖人之富貴者也財者百物之總名皆民所利也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所以利之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利之所在不可不尊之使知義也

禁民為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也

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之政盡于三者矣其

德意之所發主于仁民義者仁之見于條理也

辨正

折中曰天地大德一節本義原屬上章然諸儒多言宜

為下章之首蓋下章所取十三卦无非理財正辭禁

非之事其說可從也折中　今從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正義頼川韓氏曰聖人之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

愚案言王天下以明聖人而得其位者以下神農黄帝堯舜皆是也首言作易之事言聖人而居天位其功莫大於作易則有若包犧氏其事莫大於用易則有若神農黄帝堯舜○近取諸身謂身有性

命形體精粗具備遠取諸物則物理人事皆在其中孔頴達以遠取爲雷風山澤之類與仰觀俯察相混非是神明之徳剛柔動静是也萬物之情愛惡情偽是也通神明之徳則自近取者而始類萬物之情則至遠取者而盡而俯仰所得亦舉在其中矣

通論　秋山王氏曰伏羲氏繼天立極畫八卦以前民用後之聖人相繼而作制爲相生相養之具皆所以便

天地生生之德自網罟至書契是也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正義 潁川韓氏曰離麗也網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也

紫陽朱子曰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辨正 衡水孔氏曰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于義未善

趙紫仲達議韓氏直取卦名為非其論固善然離麗也麗乃離之本義非祗為卦名也案健順動入陷

魍止說八字乃八卦所從出故說卦傳因以為八卦之義義即象也舉此八字則凡言象者无不囊括而盡仲達于此蓋有所不知也

餘論

安定胡氏曰蓋者疑之辭也言聖人創立其事不必觀此卦而成之蓋聖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于此之卦象也非準擬此卦而後成之故曰蓋取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正義　紫陽朱子曰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于此

草廬吳氏曰益上巽二陽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地下而動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正義　紫陽朱子曰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

愚案致天下之民動也各得其所明也

通論 合沙鄭氏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

正義 白雲郭氏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无為而治也无為而治者无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

秋山王氏曰神農以上民用未滋所急者食貨而已此聚人之本也及黄帝堯舜之世民用日滋若復守其樸畧則非變而通之之道故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由之而不倦神其化使民宜之而不知凡此者非聖人喜新而惡舊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之道然也

草廬吳氏曰風氣漸開不可如樸畧之世此窮而當變也變之則通而不窮矣其能使民喜樂不倦者

以其通之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迹使于民而民皆宜利之故爾

折中曰守舊則倦更新則不宜凡事之情也變其舊使民不倦者化也趣于新使民咸宜者神而化之也

餘論

紫溪蘇氏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于黄帝堯舜言黄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黄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爲發羲皇之精藴也

雲莊程氏曰夫子歷叙上古受命之聖人至黄帝堯
舜則曰取諸乾坤乾坤統易之全體而言也盖非
精易則不足以入神非神明十人道則焉能垂衣
裳而天下治又大傳自天祐之凡三見其二贊學
易之君子惟此獨贊堯舜盖非效法大易斷不足
以立人道而承天命故學易者學天地之變化學
立人之法則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

下葢取諸渙

正義 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風舟楫之象也

何氏元子曰近而可以濟不通遠而可以致遠均之

為天下利矣取諸渙者其象巽木在坎水之上故

彖曰利涉大川彖傳曰乘木有功

愚案渙為卦險陷在下巽順在上舟楫之義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隨

正義 紫陽朱子曰下動上說

折中曰外說內動象牛馬之奔于前而車動于後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正義石澗俞氏曰坤爲闔户重門之象也震動而有聲之

木擊柝之象也

愚案豫卦二體坤順于内震動于外蓋取靜以待動

之義

存疑潁川韓氏曰取其豫備

愚案本義亦主韓說然豫卦向无豫備之義不可從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正義紫陽朱子曰下止上動

建安邱氏曰以象言之上震為木下艮為土震木上動艮土下止杵臼治米之象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辨正愚案睽說而麗乎明以威天下言用弧矢者不可不審也若非所威而威焉則天下不說而在我亦失其明矣本義謂睽乖然後威以服之未確

通論　漢上朱氏曰知耒耜而不知杵臼之利則利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杵臼之利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正義　節齋蔡氏曰棟屋脊檩也宇椽也棟直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

愚案穴居野處弱而不振故象大壯之剛以動而易

以宫室之崇閎也

通論石澗俞氏曰聖人之于物有爲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爲之所以貽于後也古有是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所以革于前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正義

折中曰棺槨者取木在澤中也

愚案大過巽而說言喪葬之禮深入乎人情而天下自此說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正義 折中曰兌為言語可以通彼此之情書之象也乾為健固可以堅彼此之信契之象也

通論 開封耿氏曰已前不云上古已下三事或言古與上

不同者蓋未造此器之前更无餘物之用故不言上古也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别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章首是故二字疑衍

正義　潁川韓氏曰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

安定胡氏曰爻有變動位有得失變而合于道者為

得動而乖于理者爲失人事之情偽物理之是非皆在六爻之中所以象天下之動也

折中曰材者構屋之木也聚衆材而成室彖亦聚卦之衆義以立辭故本義彖言一卦之材

愚案像從象從人言易之所以有象者主于像人事也故曰象者像也吉凶生而悔吝著則指繫辭而言

右第三章

陽卦多隂隂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竒隂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隂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正義漢上朱氏曰隂陽二卦其德行不同何也陽卦一君而徧體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為君子之道隂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為小人之道

紫陽朱子曰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隂巽離兌為

隂卦皆一隂二陽

敬菴吳氏曰陽卦固主陽也而隂卦亦主陽可見陽有常尊也

潁川韓氏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隂故竒爲之君隂卦二陽故耦爲之主 存疑

潛室陳氏曰二耦一竒即竒爲主是爲陽卦二竒一耦即耦爲主是爲隂卦故曰陽卦多隂隂卦多陽

韓氏陳氏之説于章首二句則可通矣若下文

既以君子歸陽卦小人歸隂卦則呉氏陽有常尊之説得之然此特卦象之一義爾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歳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正義 潁川韓氏曰天下之動必歸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
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
衡水孔氏曰覆明上往來相感屈信相須尺蠖之蟲
初行必屈言信必須屈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
存身言動必因靜也聖人用精粹微妙之義入于
神化寂然不用乃能致其所用先靜後動是動因

靜而來也利己之用安靜其身可以增崇其徳此
亦先靜後動動亦由靜而來也

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徳此二者皆
人理之極過此二者己往則微妙不可知窮極微
妙之神䏻知變化之道乃是聖人徳之盛極也
紫陽朱子曰引咸九四文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
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
所從者亦狹矣

又曰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于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石澗俞氏曰精研義理无毫釐之差而深造于神妙所以致之于用也見于用而利施于身而安所以崇德之資也精義入神内也致用外也自内而達外猶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内也即外以養内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吳氏一源曰人皆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

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靜養以一動无感以待感也

折中曰精義入神則所知者精深窮理之事也利用安身則所知者純熟盡性之事也窮神則不止于入神其心與神明相契者也知化則不止于利用其事與造化為徒者也至命之事也窮理盡性學者所當用力至命則无用其力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愚案自日月以下歷言往來屈信以至窮神知化未

之或知皆所以發明同歸一致之理以明感之不可出于有心也語勢並无欹側本義以精義入神以下為推而言學說誤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

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正義潁川韓氏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无結閡之患也

愚案時所以成器也成器而動即待時而動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正義　厚齋馮氏曰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于為仁不以不義為畏故畏威而後懲于不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荷校滅耳凶

正義　敬菴吳氏曰惡以己之所行者言罪以法之所麗者言

餘論　廣川董子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

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正義　衡水孔氏曰所以今有傾危者由前安樂于其位自以為安故致今日危也所以滅亡者由前保有其存恒以為存故今致滅亡也所以今致禍亂者由前自恃有其治理恒以為治故今致禍亂也是故

君子今雖獲安心恒不忘傾危之事國雖存心恒不忘滅亡之事政雖治心恒不忘禍亂之事心恒畏懼其將滅亡其將滅亡乃繫于苞桑之固也

谷氏拙侯曰養尊處優曰安宗社鞏固曰存綱舉目張曰治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通論 紫巖張氏曰自昔居台鼎之任德力知三者一有闕

則弗能勝其事而况俱不足者乎有德而无知則不足以應變有知而无力則不足以鎮浮若夫德之不立雖有知力亦无以感格天人而措天下于治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正義衡水孔氏曰動謂心動事動初動之時其理未著唯纎微而已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若未動之先又寂然頓无幾是離无入有在有无之際故云動之微也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无復有凶故特云吉也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无

崔氏憬曰此文得位于中于豫之時能順以動而防于豫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雖暫豫樂以其見微

而不終日則能貞吉斷可知矣

平菴項氏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常基于諂瀆者本以交驩而怨常起于瀆易言知幾而孔子以不諂不瀆明之此眞所謂知幾者矣欲進此道唯存察之密疆界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歸之于介如石者與

愚案微者彰之自彰者微之顯此剛柔之變化也剛柔變化而生吉凶所謂知幾者知此而已故以知

柔知剛結之

餘論 紫陽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正義 會稽虞氏曰復以自知自知者明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

侯氏行果曰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則速改故无大過

紫陽朱子曰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

餘論

紫陽朱子曰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正義 侯氏行果曰此明物情相感當上法絪緼化醇致一之道

紫陽朱子曰絪緼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

總論 天地男女皆以兩物相與而成化兩相與而致一則一若君臣之同德父子之述事朋友之同志皆致一也此道之不得不然者也其間有過不及而成害于道者則當損之夫子以此釋損三之義精

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正義 平菴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无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

郭氏鵬海曰事不順理從欲惟危爲危以動心知非

理自覺惶恐為懼以語恩非素結信非素孚為无交而求

通論 愚案此章十一節或謂後十節皆承釋咸四九之義雖于理亦可通然不若先儒目為諸卦之文言為當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正義 潁川荀氏曰陰陽相易出于乾坤故曰門

紫陽朱子曰撰猶事也

愚案乾坤即陰陽之異名而謂之陽物陰物者陰陽至乾坤而後有象可擬有數可推已涉于名言之際故謂之物即指卦畫之乾坤也剛柔指畫之奇耦陰陽合德而中正之理形剛柔有體而變化之端見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體天地之撰謂廣大悉備通神明之德謂易知簡從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正義 潁川韓氏曰世衰則失得彌彰爻繇之辭所以明失得故知衰世之意邪

侯氏 行果 曰易象考其事類但以吉凶得失爲主則非淳古之時也故云衰世之意耳言邪示疑不欲切指也

紫陽朱子曰萬物雖多无不出于陰陽之變故卦文之義雖雜出而不差謬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

所及也故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存異　九家易曰名謂卦名陰陽雖錯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越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朱子曰他下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

愚案名乃名言之名非名目之名也正指繫辭而文辭為重況雜而不越與稱名小取類大諸義皆非

文辭不足以盡之九家與朱子皆云謂卦名誤矣

且朱子解雜而不越原兼舉卦爻之義亦不應自

與其說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

辭則備矣

正義 衛水孔氏曰開而當名者謂開釋爻卦之義使各當

所象之名 從孔氏開而當名句

草廬吳氏曰彰往即藏往也謂明于天之道而彰明

已往之理察來即知來也謂察于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微顯即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于天道所以微其顯闡幽即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于人事所以闡其幽

虚齋蔡氏曰人事粗迹也易書有以微之蓋于至著之中寓至微之理也天道至幽也易書有以闡之蓋以至微之理寓于至著之象也

愚案往來微顯之義前二説得之矣開猶言分也謂

自乾坤分而為六十四卦又自一卦分而為六爻其名物至為繁賾然必當其名而後言必辨其物而後斷其雜而不越如是此繫辭之所以為至也而吉凶悔吝之理亦无弗備矣正言即謂當名斷辭即謂辨物愈知名之非卦名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正義 衛水孔氏曰其稱名也小者言易辭所稱物名多細

小者見豕負塗噬腊肉之屬是其辭碎小也其取類也大者言雖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義類廣大也

程氏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貳之有失得故二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于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此其所以為衰世之意邪

愚案其稱名小言指陳事物纖悉畢具也其取類大

言推廣義類无不包涵也旨遠故曲辭文故中肆

陳也顯也纖悉畢具故肆无不包涵故隱此皆申

明上節之義又因而贊嘆之貳者疑也因貳以濟

民行所謂成天下之亹亹以明失得之報所謂定

天下之吉凶皆衰世之意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

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

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正義 北海鄭氏曰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則濫德于是別也

會稽虞氏曰禮和為貴故以和行也有不善未嘗不

知故自知也恒立不易方故一德也

吳興姚氏曰井養而不窮德之地也

新蔡干氏曰柄所以持物謙所以持禮者也

潁川韓氏曰和而不至從物者也和而能至故可履也微而辨之不遠復也雜而不厭是以能恒刻損以修身故先難也身修而无患故後易也有所興爲以益于物故曰長裕因物興務不虛設也

衡水孔氏曰易之文卦之象則在上古伏羲之時但

其時理尚質素直觀其象足以垂教中古之時事漸澆浮非象可以為教故爻卦之辭起于中古此之所論謂周易也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于後以防憂患之事

紫陽朱子曰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欲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

能巽順于理以制事變也

又曰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强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于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又曰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遷

象山陸氏曰履德之基謂以行爲德之基也德自行

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君子之修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修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井以養人利物為事君子之德亦由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

又曰復小而辨于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隱必察其為物所誘與否不辨于小則將致悔咎矣恒雜而不厭人之動用酬酢事變非一多至厭倦是不恒其德者也能恒者雖雜而不厭損先難而

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抑損其過故先難
既損抑以歸于善故後易困窮而通不修德者遇
窮困則隕穫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
益通井居其所而遷君子不以道狥人故曰居其
所而能施濟衆无有不及故曰遷
又曰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无與焉益以興
利天下之有益于已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
遷善故曰興利困以寡怨君子于此自反而已未

常有所怨也巽以行權巽順于理如權之于物隨

輕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悖理也

紫峰陳氏曰德之基就積行上說德之本就心裏說

要當有辨德之固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德之地

則全體不窮矣亦要有辨

谷氏拙侯曰憂患二字以憂患天下言乃吉凶同患

意民志未通務未成聖人切切然為天下憂患之

于是作易故易皆處憂患之道

何氏元子曰聖人之憂患者憂患天下之迷復也乃其處困又何憂患焉是故易者所以憂患天下之憂患

盧氏曰基與地有别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跟積累可由此而上地是凝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

愚案上古風氣淳質教學未開文王始因易象繫辭而教人以修身寡過之事故云興于中古也憂患

即虞書之兢兢業業中庸之戒慎恐懼聖學之根本在焉其有憂患言聖人以己之憂患而教天下也作易之大指不越乎此大傳舉九卦以例其餘爾先儒以憂患為羑里之事後之學者當知其謬

○九卦先言其象次言其德次言其用履知天德而踐之故為德之基說而順乎乾故和而至履虎尾而不咥故以和行也謙者君子之終故為德之柄天下莫與之爭故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故以制

禮也復見天地之心故為德之本動而以順行故
小而辨于物中以自考故以自知也恒久而不已
故為德之固變其事而不變其道故雜而不厭恒
則不二故以一德也損所以去不善故為德之修
功施于前效收于後故先難而後易不善去而害
已者除故以遠害也益以遷善改過而善日積故
為德之裕益動而巽其進无疆故長裕而不設遷
善改過利之大者故以興利也困剛揜而在中故

為德之辨不失其所亨故窮而通險以說故以寡怨也井巽乎水而上水故為德之地改邑不改井故居其所而遷養而不窮故以辨義也巽柔順乎剛故為德之制无初有終故稱而隱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故以行權也以經解經義本明晰

通論　平菴項氏曰此章亦論彖辭凡彖辭之體皆先釋卦名次言兩卦之體末推卦用故此章之序亦然以為觀彖者之法也

餘論

紫陽朱子曰三說九卦是聖人因上面說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深泥如困德之辨若說蹇屯亦可蓋偶然如此說大抵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无定相確定說不得

愚案朱子此論不无過于高明之獘然視胡雲峰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至損益亦九卦云云其說較勝故錄之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正義　會稽虞氏曰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

又曰其出入有度故有典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謂之德行故不虚行也

新蔡干氏曰言易道以戒懼為本所謂懼以終始歸无咎也雖无師保切磋之訓其心敬戒常如父母之臨己者也

潁川韓氏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内之戒也

侯氏行果曰居則觀象動則玩占故不可遠也

衡水孔氏曰六位言虚者位本无體因爻始見故稱虚也

又曰雖千變萬化不可為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

尋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

康節邵子曰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

紫陽朱子曰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泉峰龔氏曰既曰不可為典要又曰既有典常不可為典要者以剛柔之變易无常者言也既有典常者以卦爻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言也剛柔變易之无常所以卦爻一定而不可易而一定不易之理未常不行于剛柔變易之中也

虛齋蔡氏曰卦文所說者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必以法法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使人入而在內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妄為是使知懼也

知懼必以度

敬菴吳氏曰不可為典要變无方也既有典常理有定也故曰易者變易也不易也

愚案首句乃一章之綱不可遠猶不可須臾離之意自為道也屢遷至唯變所適言剛柔之變動周流

于六爻之虚位而无常而吉凶悔吝由此而生也自其出入以度至末言剛柔變動而无常吉凶悔吝之來則一定而不可易人于此能以法度之有定御時位之无定則合乎道然无他術惟有知懼明于憂患之故而已然則易之爲道豈可須臾離乎上章明卦象之憂患此章明爻辭之憂患也○

外以應事言内以存心言

趙氏冐山曰不特使人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所以致

憂患之故諄諄然與民同患與民同憂不止如師保之提命且直如父母之儼臨愛之无所不至慮之无所不周故訓之无所不切也

愚案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二句言欲人奉承之至而誠敬之切也語勢直承上文知懼與明于憂患之故非贊美聖人也似當以干氏朱子之解為止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也

正義潁川韓氏曰質體也卦無始終之義也

愚案六爻相雜謂六爻之中有剛有柔也視其初二三四五上之位以辨美惡則所謂唯其時物也

道論何氏元子曰此章通論爻畫而歸重于彖辭說易之法莫備于此易之為書綱紀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後成卦一畫不似便成他局聖人之繫卦為之推原其始要約其終彌綸全卦之理如物之有體

質至于繫爻則惟相其六位之時而導之宜因其
陰陽之物而立之像然其大指要不過推演彖辭
之意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
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正義 侯氏 行果 曰本末初上也初則事微故難知上則事
彰故易知失在初微猶可擬議而之福過在卒成
事之終極非擬議所及故曰卒成之終假如噬嗑

初九猶可擬議而之善至上九則凶災不移是事之卒成之終極凶不變也

崔氏憬曰上既具論初上二爻此又明其中四爻也言中四爻雜合所主之事撰集所陳之德能辨其是非備在卦中四爻也

紫陽朱子曰中爻謂卦中四爻

愚案擬者揆度之意言初為事變之方來雖不能无吉凶而未足以限之故難知也卒成之終言上為

人事之終竟吉與凶既至于此則一定而不可易故易知也此言人既當慎其始而尤不可不致嚴于其終也物即上文時物之物謂剛柔也德謂爻之是非雜物撰德莫備于中四爻而四爻之中則所謂是者二與五爲多所謂非者三與四爲多此其槩也

存異 紫陽朱子曰先儒多以中爻爲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爲坤自三至五

則爲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看來此說亦不可廢

愚案互卦之說始于左傳葢春秋時筮史之法漢儒用以解經固多傅會且本體已有六爻互體又得六爻是一卦有十二位矣而說卦傳何以云易六位而成章邪朱子亦取其說何故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正義 東坡蘇氏曰彖者常論其用事之爻故觀其彖則其

餘皆彖爻之所用者也

愚案居可知言无知與愚皆居然可見也

通論

折中曰彖辭之繫文王葢統觀六爻以立義者如屯則以初爲侯蒙則以二爲師師則以二爲將比則以五爲君其義皆先定于彖爻辭不過因之而隨爻細別耳其爻之合于卦義者吉不合于卦義者凶故彖辭爲剛領而爻其目也彖辭爲權衡而爻其物也總之

于綱則日之先後可知審之于權衡則物之輕重可見夫子彖傳既參錯六爻之義以釋辭示人卦爻之不相離矣于此又特指其要而切言之讀易之法莫先于此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逺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皆宜句

辨正

愚案此特言中文雜物撰德之例功以剛柔言位以爻言二與四同功謂同剛同柔也異位謂或二或四也近者言二在下卦之中四在上卦之下其位皆卑近而易免于不善故其善雖不同而一則多欲坐以致福一則多戒懼以自守也此統剛柔而言者若柔之為道則不利于遠而利于近故其居二與四雖皆善而二之柔中多歸于无咎四殆有所不及也三與五同功亦謂同剛同柔也而異位

或三或五貴賤不同也爻位皆有貴賤而獨于三五言之者三至賤五至貴也然五之多功雖柔亦危三之多凶雖剛亦勝爻以五為尊而德以剛為重此易道之至要故終言之

通論

折中曰多譽多懼以二四之位言不論剛柔居之皆多譽多懼也多凶多功以三五之位言亦不論剛柔居之皆多凶多功也

存疑

潁川韓氏曰二與四同功同陰功也而異位有內外也四多懼近也位逼于君故多懼也三與五同功同陽功也而異位有貴賤也

侯氏行果曰三五陽位陰柔處之則多凶危剛正居之則勝其任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

崔氏憬曰此重釋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四皆陰位陰之為道近比承陽故不利遠矣二遠陽雖則不

利其要无咎者以柔居中異乎四也

紫陽朱子曰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

草廬吳氏曰二與四同是陰位皆以柔居之則六二六四同是以柔居陰故曰同功然其位則有遠近之異五者一卦之尊位故遠近皆自五而言二

與五應爲遠四與五比爲近以位之遠近有異而其善亦不同遠者意氣舒展而多譽近者勢分逼迫而多懼近也二字釋四多懼○三與五同是陽位若皆以剛居之則九三九五同是以剛居陽故曰同功然其位則有貴賤之殊賤者剛居剛爲太過而多凶貴者剛居剛爲適宜而多功

愚案易中爻位惟有貴賤上下初无陰陽之分其說至近日始定漢後諸儒皆有所不識也此章于繫

辭傳將終特明爻位之辨剛柔居之遂分優劣功本以剛柔言而舊說皆指為爻位夫陽貴而陰賤道之一定三五既皆陽位則傳何以云貴賤之等且所謂剛勝者不亦偏于剛乎而柔危之說果如所謂以陰居陽者邪至于遠近雖以位言而三與五亦在內不止二與四也蓋三居下卦之上五為中爻之至尊皆遠者也惟二在下卦之中四處上卦之下位皆卑近故傳相提而並論若如舊說以

近爲獨系四而言則于文義未協矣且四爲近于君二爲遠于君遠于君而得无咎則近于君而多懼者爲有咎矣其得皆謂之善乎若謂近于君則多懼遠于君則多譽將遠于君則不懼近于君則无譽乎求其理而不得无恠草廬有遠近皆自五而言之鑿說矣不知傳之二多譽四多懼統剛柔而言之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言剛之爲道則可近而可遠也其要无咎其用柔中言柔之任四又不

如在二也自先儒以爻位分剛柔多誤解爻辭而此章文義亦復滯窒難通今姑畧爲辨析以俟來哲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正義

吳郡陸氏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溼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静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者也

紫陽朱子曰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為天中二爻為人下二爻為地

平菴項氏曰言聖人所以兼三才而兩之者非以私意傅會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也

潛齋胡氏曰一則无變无動兼而兩之故三才之道

皆有變動以其道有變動故名其畫曰爻爻者效也言六畫能效天下之動也

敬菴吳氏曰以時義之得爲當時義之失爲不當不以位論

愚案易有三才之道其兼而兩之者則如說卦傳所云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此爻之所以六也爻有等故曰物等者初二三四五上是也物相雜故曰文九六是也九六之于六位有當不當乃

吉凶之所由生此承上章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而言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八字宜句

正義　紫陽朱子曰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

也

南軒張氏曰既懼其始使人防微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

何氏元子曰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謂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

通論

景逸高氏曰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敬懼无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无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及于物處若平等只到无咎便

好

愚案孟子謂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易適作于極亂之時故大傳屢及之且以見其于人事之變蔑以加矣後儒因此多附會紂與文王之事以釋卦爻非是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水義從之二字衍

正義 衡水孔氏曰乾之德行恒易略不有艱難以此之故能知險之所興若不易則為險故行易以知險也坤之德行恒為簡靜不有紊亂以此之故知阻之所興若不簡則為阻難故行簡以知阻也

橫渠張子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紫陽朱子曰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于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

之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于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

南軒張氏曰心之說也不忤于理慮之研也不昧于事則得者為吉失者為凶吉凶既定則凡勉于事

功者莫不自強不息以成其功矣

愚案險阻天下之所不能无而惟乾坤恒易恒簡則能于其未至而為之防己至而不為其所陷此之謂知險知阻也至健至順故能恒易恒簡恒易恒簡故能知險知阻然則易之憂患恐懼豈无其本者與説心研慮即憂患恐懼也至于定吉凶成亹亹則不獨以易簡知險阻而且能化險阻為易簡矣大易立教之旨備于此矣○案如後儒剛變柔

柔變剛之說則乾坤不得謂之恒易恒簡矣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正義

紫陽朱子曰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于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

雲峰胡氏曰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也

愚案器猶俗語言東西也象事知器則變化云爲之

道彰此以卦文而言知以藏往之謂也占事知來則吉事有祥之理著此以卜筮而言神以知來之謂也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如此人謀鬼謀所謂詢謀僉同而龜筮協從也百姓與能言能使日用而不知之百姓亦可以知險知阻言聖人功用之盛如此

餘論

何氏元子曰凡人事之興吉逢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一之動氣也聖人作易正以廸人于吉

故獨以吉事言之與吉之先見同義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正義　崔氏憬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備萬物而告于人也爻謂爻下辭彖謂卦下辭皆是聖人之情見乎繫辭而假爻象以言故曰爻彖以情言六爻

剛柔相推而物雜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

草廬吳氏曰害者利之反凡占曰不利无攸利者害也近而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悔无咎從可知也

辨正

愚案曰告曰言聖人示人以知險阻之方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所謂文不當則吉凶生變動以利言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吉凶以情遷則下三句

是也愛惡相攻以下舊說專以爻之比應言之然詳玩經傳惟卦之全體有應故屢見于彖辭得爻辭傳絶不言以此知六爻之義初不用應其說亦至近日始定即以此節言之相攻相取相感者乃指一人一事而言非謂兩人而共事或兩人而共一事也何則人情有愛即有惡不能並立故曰相攻而得其正則吉失其正則凶也悔者見于事後而當前覺開其隙比以遠而取近也吝者見于當

前而事後或蒙其羞比以近而取遠也故曰遠近相取也情者眞也事物之理有眞即有僞眞與僞相感而去僞以存眞則利眞去而僞存則害也此皆謂一人一事也考之卦爻訟之惕中則吉終則凶非以自外有相攻者也家人之嗃嗃則悔嘻嘻則吝非以自外有相取者也臨之甘臨則无攸利既憂之則无咎非以自外有相感者也故凡以比應言爻者皆誤也或曰大傳言近而不相得非指

爻之相應而何曰亦非也舊說所謂應者必奇與偶值偶與奇值也若乾坤之純奇純耦則其例不合而皆可謂之近而不相得矣乾坤其凶害悔吝之尤者乎合其例者莫如既濟未濟則惟此二卦乃可謂之近而相得宜其絕无凶害悔吝矣而亦未有以見其然也故曰非也然則何說曰近者即所謂相攻相取相感者也近有相得不相得爲吉凶悔吝利害之所由生其義具足于本爻而无取

乎比應舊說未之察耳且愛惡相攻三句承上吉凶以情遷之文而泛指人事之情以起下凡易之情也若三句已切指乎六爻則凡易之情數語豈不嫌于重複乎故比三句有謂當與下將叛者其辭慙六句一例觀者其說近是此節與第九章先儒皆以昧于易文義例莫不誤解故以應比立論者今槩不取而辨之如此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正義秋山王氏曰歉于中者必愧于外故將叛者其辭慙疑于中者必泛非說故中心疑者其辭枝吉德之人見理直故其辭寡躁競之人急于售故其辭多誣善類者必深匿其跡而陰竊其柄故其辭游失其守者必見義不明而內无所主故其辭屈

愚案有是情方有是辭而能由是辭以知是情者易簡以知險阻之謂也非有憂患者其孰能之

右第十二章

大易擇言卷三十五

大易擇言卷三十六

上元程廷祚撰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正義衡水孔氏曰以此聖知深知神明之道而生用蓍求

卦之法故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又曰七九為竒天數也六八為耦地數也故取竒于天取耦于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也何以參兩為目竒耦蓋古之竒耦亦以參兩言之且以兩是耦數之始三是竒數之初故也不以一目竒者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

德陽有包陰之道

紫陽朱子曰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

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于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平菴項氏曰生蓍謂創立用蓍之法神不能言以蓍言之所以贊神出命故謂之幽贊神明即大衍所謂佑神也

又曰命即道德即性義即理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反覆互言也易之奇耦在天之命則為陰陽之道在人之性則為仁義之德在

地之宜則為剛柔之理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自幽而言以至于顯此所謂顯道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自顯而言以至于幽此所謂神德行也

通論

衡水孔氏曰繫辭言伏羲作易之初故直言仰觀俯察此則論其既重之後端策布爻故先言生蓍後言立卦非是聖人幽贊在觀變之前也

折中曰此章次第最明易為卜筮之書而又為五經之原者于此章可見矣生蓍者立蓍筮之法也倚數者

起蓍筮之數也立卦生爻則指畫卦繫辭言之是二者蓍筮之體而言于後明易為卜筮而作也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言卦畫既立則有以契合乎天之道性之德而下周乎事物之宜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言爻辭既設則有以窮盡乎事之理人之性而上達乎天命之本也夫易以卜筮為教而道德性命之與存焉然則以機祥之末言易者迷道之原者也以事物之迹言易者失教之意者也

問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朱子曰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作學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豈不與此是一串却是學者事只于窮理上著工夫窮得理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横渠之說未嘗或問程子之說如何曰理性命只是一物故知則皆知盡則皆盡不可以次序言但知與盡却有次第耳

愚案窮理盡性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以至于命

則成位乎其中矣此大聖人分上事本義以為作易之極功是也至大學章句解格物為窮理雖云即物窮理與此有辨然不應以作易之極功為學者之始務致儒者議論紛紜真以為上自无極太極下至一草一木胥當窮究而後為大學之格物矣孟子云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其言豈未之聞乎觀朱子謂後來不合將作學者事看葢亦自知其誤矣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正義　漢上朱氏曰立卦之前象未著故曰陰陽以立天道也立卦之後象乃見故曰剛柔以立地道也

愚案人之性命即天地之易簡性命具于人之身而

其理播于天下之事物非聖人作易則人之所行所為不能无拂于性命之理也然易之為書卦皆六畫何也蓋人與天地參謂之三才而三才之道各有兩端所謂陰陽柔剛仁義是也三者皆曰立以明非是則有所不立也三者皆曰與以明其不可偏廢也兼三才而兩之此卦之所以六畫也象未著而統于天道曰陰陽象已著而統于地道曰柔剛實則一物而已卦既立則有爻有爻則其剛

者爲九柔者爲六而皆出于陰陽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此爻之所以六位也易之成卦成爻者如此至上言兼三才而此惟言陰陽柔剛者盖天地之易簡即人之仁義分之用之乃所以順性命之理而立人道也易豈偏言天道哉

通論

折中曰上章云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此章即所以申其指性即德也命即道也性命

流行于事物而理名焉即道德之散而為義者也故總之曰性命之理六畫成卦則與三極之道相似其于天地之道人性之德也不亦和順矣乎六位成章則陰陽柔剛仁義之用不窮其于事物之宜也不亦曲盡其理矣乎

存異 草廬吳氏曰位无質故以陰陽名之畫有質故以剛柔名之

愚案以陰陽分六位此歷來習用之說其實則非茲

書已屢加辨晰至此章分陰分陽本指内外卦體而言諸儒猶執舊解不必詳辨姑載一説以概其餘夫分陰分陽即立天之道之陰陽謂陰陽分于六位豈六位專屬天道乎况位有初二三四五上之等森然而不可紊亦不可曰无質也草廬誠曲説矣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兊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正義頴川韓氏曰逆數者作易以逆覩來事以前民用

衡水孔氏曰天地定位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理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風雷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八卦之

用變化如此故聖人重卦令八卦相錯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莫不交互以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莫不交錯則易之爻卦與天地等性命之理吉凶之數既往之事將來之幾備在爻卦之中矣（案孔氏說雖淺猶勝後儒迂怪之論故存之）

又曰雷以動之一節總明八卦養物之功烜乾也上四舉象下四舉卦者王肅云互相備也

愚案此章向為先天圖說等所誤近有一解謂易起

于卜筮而其為書則寓知來于藏往之中往言易之在卦爻者來言人之神而明之者以往者言之天地定位乾坤為上篇之首也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咸恒為下篇之首也水火不相射坎離與既未濟為二篇之終也八卦相錯而為六十有四是為數往者順也以來者言之則謂之逆是故雷動風散其奇耦皆在下雨潤日晅其奇耦皆在中艮止兌說其奇耦皆在上其體象蓋皆由微之著由㣲

至實而乾之純剛統之坤之純柔載之變化之來不可勝窮知來者逆豈非以逆數者逆之乎六爻之例由初以至于上此即逆數之義此解前儒所未及盖易之作以前民故以逆測為數然所謂逆數者初不外觀象玩辭而有以見吉凶悔吝于未然非必以端策布爻而後謂之知來也大傳反復卦象而言其順逆其示人之深切如此

餘論和靖尹氏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于理未精失其機

會未到泰之上六便知泰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知否欲傾此謂機會易之為書要知測未萌若已往事何用知之然所謂逆數者亦不過推其理而已數即理也如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是也

存疑

康節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紫陽朱子曰起震而歴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歴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

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卦

潛室陳氏曰易本逆數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四有四便有十六以至于六十四皆由此可以知彼由今可以知來故自乾一以至于坤八皆循序而

生一如横圖之次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形若一依此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故伏羲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艮兌震巽皆相對而立悉以隂陽相配自一陽始生起冬至節歴離震之間為春分以至乾為純陽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復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隂始生起夏至節歴艮兌之間為秋分以至于坤為純隂是進而能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計來日故曰

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成只是乾一而坤八如横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雲峰胡氏曰諸儒訓釋皆謂已往而易見為順未來而前知為逆易主于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惟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一段為指圓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為指横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非本義發邵子之藴則學者孰知此所謂先天之學哉楘胡氏反以先儒逆數之解為非何外之甚

愚案六經奥論先天之學出于麻衣道人麻衣傳之希夷又朱子發進周易表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其授受源流如此至晦菴朱子篤信其說以為作易之原儼然列諸二經十翼之首學者翕然附和然非議之者亦多如黄氏東發則曰康節先天之說易之書本无有也其援易為証者凡二章一援易有太極一章曰此先天之卦畫一援天地定位一章曰此先

天之卦位皆與聖經判然不合歸氏熈甫則曰易圖非伏羲之書也邵子之學也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為皇極經世之書有分杪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不可以為作易之本也自漢以來无有以圖說易者以圖說易自邵子始陳氏實齋則曰朱子云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又云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夫天地間何一不自无而有豈皆可謂之逆數且自

震至乾乃自四至一不可謂順自巽至坤乃自五至八惡可爲逆即依此解終是順逆相半何以曰易逆數乎胡氏朏明則曰先天圖以自震至乾爲順數已生之卦自巽至坤爲逆推未生之卦然則經曰易逆數也豈專用巽坎艮坤而不用乾兌離震乎李氏恕谷則曰先天橫圖改一索再索三索之序而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父母與六子並生且六子俱先母生少女先

中女中女先長女生矣有是理乎若所謂先天卦位則亦可異夫經文但曰天地定位而未嘗曰乾南坤北也但曰山澤通氣而未嘗曰艮西北兌東南也但曰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而未嘗曰震東北巽西南離東坎西也經本无南北方隅一字而何所據以為卦位邪至卦氣之說尤舛或問朱子卦氣陽生陰生始何踈而終何密臨二陽生為冬十二月卦乃在春分二月半泰三陽正月卦乃在

立夏四月初推之一槩乖反朱子亦不能荅曰未得其說容更思之又曰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不可交互求合信如其言是易有二矣以上諸說似亦非無所見者故録于後以與易有太極節並考焉

右第三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兑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正義北海鄭氏曰萬物出乎震雷發聲以生之也齊乎巽風揺動以齊之也潔猶新也萬物皆相見日照之使光大萬物皆致養地氣含養使秀實也萬物之所說草木皆老猶以澤氣說成之戰言陰陽相薄西北陰也而乾以純陽臨之坎勞卦也水性勞而不倦萬物之所歸也萬物自春出生于地冬氣閉藏還皆入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言萬物陰氣終陽氣始皆艮之用事也

辨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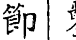
伊川程子曰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乾坤任六子而自處于无為之地此說至无義理雷風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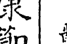
紫陽朱子曰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近于附會穿鑿故不曾深留意然說卦所說卦位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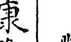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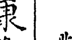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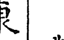
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强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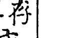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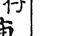
愚案卦位之說近于術數家言在經文或別有取義亦未可知而儒者强為之說程子所辨極是朱子于此亦疑康節之附會穿鑿而又深信先天不知所謂後天猶有此經可援先天所援豈非附會穿鑿之至者邪







存疑 康節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

物者莫疾乎風爍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正義潁川韓氏曰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无物妙萬物而為言則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為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

崔氏憬曰此言六卦之用而不及乾坤者以天地无為而无不為故能運雷風等有為之神妙也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橈燥潤功是雷風水火至于終始萬物于山義則不然故言卦而餘皆稱物各取便而論也

徐論愚案聖經无妙字惟見于此

右第四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

兌說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立一奇一耦二奇二耦三奇三耦之象所以擬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意也

又曰所謂神明之德萬物之情皆萃于此八字矣

石澗俞氏曰健順動入陷麗止說此八卦之德也凡天下萬事萬物之性情包括无有遺者向微孔子發明之則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終古不知為何義先儒以此八字為八卦之訓詁誠哉是言也

愚案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八者乃剛柔闔闢之機非畫卦而始有也聖人畫卦以象之故曰象也者像此者也後儒言象則必曰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又必曰為玉為金為母為布為釜之類以為易象莫大于彼而不知易之真象實莫大且盡于此也何以言之剛柔闔闢始于乾健坤順乾之健以于柔无不統坤之順以于剛无不承也震巽為乾坤之初交震陽處陰下則為動猶月令仲冬之水泉動

也巽陰處陽下則為入猶禹貢羣小水之入于江河江河之入于海也坎離為乾坤之再交坎陽在陰中謂之陷者猶陷圍陷陳之陷入其中而破之也離陰在陽中謂之麗者猶女之于歸臣之得君相倚以為命也艮兊為乾坤之終交艮為止者陰盛而陽止之也兊為說者陰以陽盛為說也此八字乃萬事萬物之所共用即至大之物如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亦不能外之而別有所為謂道之大

理之精有過于此者乎此篇所稱八卦之象至為繁賾而此章則明以一義盡一卦而若不復有他說者其為易之真象大可見矣是故以八卦為取象于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者不知象者也以此八字為取義于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者不知此八字者也詳玩彖爻之義皆出于此惟大象傳專取天地等象不可相混案彖辭傳乾卦言統天變化皆健之意也坤則直言順矣其六十二卦之中如屯之雷雨蒙之山下有險泰否之天地噬嗑之電雷坎之水流恒之雷風晉明夷之

地上地中睽之火澤益之木道井之巽水上水䒫之水火相息鼎之以木巽火渙之乘木有功兼用大象之象者僅十五卦而猶以健順動入諸象爲主此說亦至近日始定前儒知者甚少惟項氏俞氏所見較切然亦不過曰德曰性情曰訓詁而不能直指爲象今特存之○觀傳列此章于前而後列遠取近取以及諸雜象明以此爲八卦之大象而以後諸象皆統于此可見

右第五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正義衡水孔氏曰此一節略明遠取諸物也乾象天天行健故為馬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為牛震動象龍動物故為龍巽主號令雞能知時故為雞坎主水瀆豕處汚溼故為豕離為文明雉有文章故為雉艮為靜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為狗兌說也王廙云羊者順之畜故為羊也

平菴項氏曰健者爲馬順者爲牛善動者爲龍善伏者爲雞質躁而外污者爲豕質野而外明者爲雉前剛而止物者爲狗内很而外説者爲羊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兑爲口

正義衡水孔氏曰此一節略明近取諸身也乾尊而在上故爲首坤能包藏含容故爲腹足能動用故震爲足也股隨于足則巽順之謂故巽爲股也坎北方

之卦主聽故為耳也離南方之卦主視故為目也
艮既為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為手也兌主言語
故為口也
括蒼龔氏曰其外圓諸陽之所聚者首也其中寬衆
陰之所藏者腹也足則在下而善動股則從上而
善隨耳則内陽而聰目則外陽而明在上而止者
手也在外而説者口也
右第六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正義 草廬吳氏曰萬物資始于天猶子之氣始于父也資生于地猶子之形生于母也故乾稱父坤稱母索求而取之也坤交于乾求取乾之初畫中畫上畫而得長中少三男乾交于坤求取坤之初畫中畫

上畫而得長中少三女一索謂交初再索謂交中三索謂交上以索之先後為長中少之次也

石澗俞氏曰一索再索三索蓋以三畫自下而上之次序言稱者尊之之辭謂者卑之之辭

右第七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正義衡水孔氏曰此一節廣明乾象乾既為天天動運轉

故為圜為君為父取其尊道而為萬物之始也為玉為金取其剛之清明也為寒為冰取其西北寒冰之地也為大赤取其盛陽之色也為良馬取其行健之善也老馬取其行健之久也瘠馬取其行健之甚瘠馬骨多也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為木果取其果實著木有似星之著天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

為文為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正義衡水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坤象坤既為地地受任生育故為母也為布取其廣載也為釜取其化生成熟也為吝嗇取其生物不轉移也為均地道平均也為子母牛取其多蕃育而順之也為大輿取其載萬物也為文取其萬物之色雜也為衆取其載物非一也為柄取其生物之本也為黑取其極陰之色也

崔氏憬曰徧布萬物于致養故坤為布地生萬物不擇美惡故為均也萬物依之為本故為柄

震為雷為龍為玄黄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正義會稽虞氏曰天元地黄震天地之雜故為玄黄衡水孔氏曰此一節廣明震象為元黄取其相雜而成蒼色也為旉取其春時氣至草木皆吐旉布而

生也為大塗取其萬物之所生也為長子震為長子也為决躁取其剛動也為蒼筤竹竹初生色蒼也為雈葦竹之類也其于馬也為善鳴取雷聲之逺聞也為馵足馬後足白為馵取其動而見也為作足取其動而行健也為的顙白顙為的顙亦取動而見也其于稼也為反生取其始生戴甲而出也其究為健極于震動則為健也為蕃鮮取其春時草木蕃育而鮮明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髙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正義　瞿氏子元曰為繩直上二陽共正一陰使不得邪僻如繩之直也

衡水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巽象巽為木木可以輮曲直巽順之謂也為繩直取其號令齊物也為工亦取繩直之類為白取其潔也為長取其風行之遠

也為高取其木生而上也為進退取其風性前却為不果亦進退之義也為臭取其風所發也為寡髮風落樹之華葉則在樹者希踈如人之少髮為廣顙額濶髮寡少之義為多白眼取躁人之眼其色多白也為近利取躁人之情多近于利也市三倍取其木生蕃盛于市則三倍之利也其究為躁卦取其風之勢極于躁急也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

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正義衡水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坎象坎為水取其北方之行也為溝瀆取其水行无所不通也為隱伏取其水藏地中也為矯輮使曲者直為矯使直者曲為輮水流曲直故為矯輮也為弓輪弓者激矢如水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為加憂取其憂險難

也爲心病憂險難故心病也爲耳痛坎爲勞卦聽勞則耳痛也爲血卦人之有血猶地有水也爲赤亦取血之色其于馬也爲美脊取其陽在中也爲亟心亟急也取其中堅内動也爲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爲薄蹄取水流迫地而行也爲曳取水磨地而行也其于輿也爲多眚取其表裏有陰力弱不能重載也爲通取其行有孔穴也爲月月是水之精也爲盜取水行潛竊也其于木也爲堅多心

取剛在内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正義衡水孔氏曰此一節廣明離象離為火取南方之行也為日日是火精也為電火之類也為中女離為中女為甲胄取其剛在外也為戈兵取其以剛自捍也其于人也為大腹取其懐陰氣也為乾卦取

其曰所烜也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皆取剛在外也其于木也為科上稿科空也陰在内為空木既空中上必枯槁也

通論 石澗俞氏曰離中虚而外乾燥故為木之科上槁盖與坎之堅多心相反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正義 南陽宋氏曰閽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為止此職皆掌

禁止者也

會稽虞氏曰為山故為徑路也艮手故為指陽剛在上故堅多節

衡水孔氏曰此一節廣明艮象艮為山取陰在下為止陽在上為高故艮象山也為徑路取其山路有閒道也為小石取其艮為山又為陽卦之小者也為門闕取其崇高也為果蓏木實為果草實為蓏取其出于山谷之中也為閽寺取其禁止人也為

指取其執止物也為狗為鼠取其皆止人家也為

黔喙之屬取其山居之獸也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取其堅凝故多節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震為專為蕃鮮草木之始也艮為果蓏

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而又能始于艮之象為切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

為剛鹵為妾為羊

正義 衡水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兌象兌為澤取其陰卦之

小地類卑也為少女兑為少女也為巫取其口舌之官也為口舌取西方于五事為言也為毁折為附決兑西方之卦取秋物成熟稾稈之屬則毁折也果蓏之屬則附決也其于地也為剛鹵取水澤所停則鹹鹵也為妾取少女從姊為娣也

右第八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

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

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

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

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

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

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

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

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

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正義潁川荀氏曰陽稱大臨二陽動升故曰大也

潁川韓氏曰屯剛柔始交故為物之始生也

又曰衆起而不比則爭无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

又曰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不謀而合

崔氏憬曰以欲從人人必歸己所以成大有

又曰富貴而自遺其咎故有大者不可盈當須謙退天之道也

又曰物復其本則為誠實故言復則无妄矣

又曰大畜剛健輝光日新則可觀其所養故言物畜然後可養也

東坡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謂之茍禮以飾情謂之賁茍則易合易則

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相敬
則能久飾極則文勝而實衰故剝
兼山郭氏曰健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德也故曰剛
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德則見于有為
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于大畜而動于无妄也
白雲郭氏曰以謙有大則絶盈滿之累故優游不迫
而暇豫也
漢上朱氏曰飲食必有訟乾餱以愆豕酒生禍有血

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之以訟

又曰以喜隨人必有所事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弟子事師非樂于所事者其肯隨乎

辨正衡水孔氏曰鄭元云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子曰吾君不遊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

王肅云歡豫人必有隨隨者皆以為人君喜樂遊豫則以為人所隨案豫卦彖云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即此上云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其意以聖人順動能謙為物所說所以為豫人既悅豫自然隨之則謙順在君說豫在人也若以人君喜樂游豫人則隨之紂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何為天下離叛乎故韓康伯云順以動者衆之所隨在于人君取致豫之義然後為物所隨所以非斥先儒也

平菴項氏曰需不可訓飲食也人之所需飲食為急故以需為飲食之道也

又曰履不訓禮人所履未有外于禮者外于禮則非所當履故以履為有禮也上天下澤亦有禮之名分焉

又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釋之若豐者大也則真訓大矣

通論

草廬吳氏曰呂大圭云序卦之意有以相因為序如屯蒙需訟是也有以相反為序如泰否同人是也天地間不出相反相因而已

餘論

平菴項氏曰師比二卦相反師取伍兩卒旅師軍之名比取比閭族黨州鄉之名師以衆正為義比以相親為主

息齋余氏曰自有事而大大而可觀可觀而合合而飾所謂忠信之薄而偽之始也故一變而為剝剝

而復則真實獨存而不妄矣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

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

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

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正義北海鄭氏曰言夫婦當有終身之義夫婦之道謂咸恒也

潁川韓氏曰夫婦之道以恒為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

又曰行過乎恭用過乎儉可以矯世勵俗有所濟也

崔氏憬曰不可以終壯于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

上行受茲錫馬

又曰困及于臲卼則反下以求安故言困乎上必反下

又曰諺云作者不居況窮太甚而能處乎故必獲罪去邦羈旅于外也

濂溪周子曰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闇氏彥升曰知進而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

傷之者至矣故受之以明夷以利合者廹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廹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于家人乎

漢上朱氏曰井在下者也井久則穢濁不食治井之道必去其害井者而已

南軒張氏曰善惡不兩立邪正不並行有所間則君子无相遇之理故決去小人則君子交而遇也故受之以姤而姤者天地交也

又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為升也

又曰升于德則聖敬日躋若夫冥升則有所蠱壞而困矣故受之以困凡人困于功名富貴然後可從于儉約故困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平菴項氏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之

新蔡干氏曰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人有

男女陰陽之性則自然有夫婦配合之道陰陽化生血體相傳則自然有父子之親以父立君以子資臣則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位則必有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蓋取之于情者也上經始于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經始于咸恒人道之首也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為國風之始而易于咸恒備論禮義所由生也

潁川韓氏曰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緼也蓋因卦之次託以明義咸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夫婦之象莫美乎斯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而不係之于雜也先儒以乾至離為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為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効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于上下哉斯蓋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

閻氏彥升曰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何也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所謂進者漸進而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

草廬吳氏曰此言咸所以為下經之首也夫婦謂咸卦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有夫婦之所由也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有夫婦則其所生為父子由家而國雖非父子也而君尊臣卑

之分如父子也由國而天下雖非君臣而上貴下賤之分如君臣也禮義所以分别尊卑貴賤之等錯猶置也乾坤咸不出卦名者以其為上下經之首卦特别言之

石澗俞氏曰大而能謙則豫大而至于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故豐後繼以旅

折中曰歸妹之得其所歸猶言得其所依歸也婦得賢夫而配之臣得聖君而事之皆得其所歸之謂故同

人之物必歸焉者人歸已也此之得其所歸者已歸人也兩者皆足以致事業之大

右下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

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正義會稽虞氏曰震陽動行故起艮陽終止故止

又曰渙散故離節制度數故止

潁川韓氏曰親比則樂動衆則憂

又曰剛柔失位其道未濟故曰窮也

東坡蘇氏曰君子以經綸故曰見盤桓利居貞故曰不失其居蒙以養正蒙正未分故曰雜童明故曰

著

括蒼龔氏曰君子非用壯也勢足以勝小人則止非

好遯也勢不足以勝小人則退

漢上朱氏曰比得位而衆比之故樂師犯難而衆從之故憂憂憂樂以天下也

又曰大有六五柔得尊位而有其衆有其衆則衆亦歸之矣故曰大有衆也同人六二得中得位而同乎人同乎人則人亦親之故曰同人親也

白雲郭氏曰損己必盛故為盛之始益己必衰故為衰之始消長相循在道常如是也

又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然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亦以待時也无妄之謂災其餘自作孽而已故无妄匪正有眚

又曰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賁存焉

又曰晉與明夷朝暮之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誅亦傷也

又曰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困遇剛揜所以為困

平菴項氏曰自以為少故謙自以為多故豫少故輕多故怠

又曰剥爛盡復反生也凡果爛而仁生物爛而蟲生木葉爛而根生糞壤爛而苗生皆剥復之理也

節齋蔡氏曰有感則應故速常故能久

柴氏與之曰謙者視己若甚輕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

潘氏天錫曰物盛則多故旅寓則少親

草廬吴氏曰臨九二二陽浸長在上之陰不敢以勢臨而與之以俟其上進觀六四四陰已盛然不進逼犯陽而統率三陰居下以求觀九五之中正

石澗俞氏曰故謂故舊與革去故之故同隨人則忘舊蠱則飭而新也

趙氏玉泉曰大壯以壯趾為凶用壯為厲欲陽之知所止也遯以嘉遯為吉肥遯為利欲陽之知所處也

張氏彦陵曰萃有聚而尚往之義升有往而不反之義

何氏元子曰大畜若上九天衢之亨可謂得時矣然无畜而時不謂時也大畜故謂之時耳无妄若六三或繫之牛可謂逢災矣然有妄而災不謂災也无妄故謂之災耳

又曰巽本以隂在下為能巽也彖傳乃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彖皆順乎剛兊本以隂在上為能説也

象傳乃謂剛中而柔外説以利貞蓋終主陽也云

爾

又曰壯不可用宜止不宜躁遯以時行應退不應進

止者難進退者易退也

折中曰噬嗑食也賁无色也此二語之義即所謂食取

其充腹衣取其蔽體者也若饫于膏粱則噬之不能

合而失飲食之正若競于華美則目迷五色而非自

然之文

辨正　孫氏奕曰晉晝也明夷誅也以誅對晝非反對之義大象傳曰明入地中明夷則知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為昧當作明夷昧也

通論　紫陽朱子曰雜卦以乾為首不終之以他卦而必終之以夬者蓋夬以五陽决一陰决去一陰則復為純乾矣

平菴項氏曰大過之象本末俱弱而在雜卦之終聖人作易示天下以无終窮之理教人以撥亂反正

之法是故原其亂之始生于姤而極其勢之上窮于夬以示微之當防盛之不足畏自夬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也

又曰自大過以下特皆以男女為言至夬而明言之曰君子小人然則聖人之意斷可識矣

愚案易道以剛柔立本此篇始于乾坤而終于夬蓋即卦之反對而言剛柔之進退得失以示人當崇天德之意也故不獨震起艮止言剛之始終剝爛

復反言剛之絶續否泰反其類言剛柔之内外既濟曰定言剛柔之正而位當其他兩卦對舉善否不一而剛柔之大用莫不寓焉非獨至夬之剛決柔而後為深切著明也非深識大易之精蘊者其孰能知之

餘論　平菴項氏曰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體如人之首上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

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為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為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于陽故炎上水陽物也而藏于陰故就下然則日為陰月為陽乎曰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中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非知道者不足以識之

龍氏觀復曰按春秋傳釋繫辭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筮書多有之雜

卦此類是也夫子存之為經羽翼非創作也

大易擇言卷三十六